

一张“立功喜报”（下）

勇高弟媳善言谈，她像导游一样，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这几间房子的变迁，原来这是曾祖父当年分给祖父和四叔公兄弟俩的，祖父和四叔公“过番”后，便由在家守寡的四叔婆居住（四叔公去南洋不久即病逝）。勇高的父亲解放初期从印尼回来，这几间旧房便归他们居住，一直到去年搬入新居。

随后，勇高又带我们到一间阴暗的小房子来；这间房子没有出租，是他们存放旧杂物品的地方。一进房子，勇高弟媳便激动地说：“新伯！阁楼上存放着几十年前的照片，还有你的一张‘立功喜报’呢！”她话音刚落，勇高随即搬来一架小竹梯，爬上阁楼去，把一摞镶在玻璃镜框内的旧照片，从阁楼上递给了他的妻子。

勇高弟媳从中取出了一帧，说道，“这就是新伯当年的‘立功喜报’！”说完用衣袖将镜框上的灰尘抹去，然后给我递了过来。“我的一张‘立功喜报’！”我内心为之一怔！还没等我接过这张因保存不好、已经霉烂了的“立功喜报”，勇高口若悬河地讲起往事来了。当然，这是勇高的父母那辈人讲的故事。

话说，1953年的2月初，当‘砂陇黄’的乡亲，正在欢天喜地的迎来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忽然在村公所前，来了一支乡政府的报喜队，打着潮州鑼鼓，吹着唢呐，喜气洋洋地报喜来了。领头的乡干部对村长说：“你们村的青年黄XX，在部队立了功，乡政府派我们来给你们报喜来了。”村长看了报喜

奖状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‘黄XX?’我们‘砂陇黄’没有这个后生仔，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！”乡干部指着“立功喜报”说道：“没错！奖状明明写着‘砂陇黄厝黄诗群之子黄XX，在部队因工作积极立了三等功’，奖状还盖着空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大印呢！”人群中一阵哗然，这时，潮州鑼鼓和唢呐停下来了，人们在议论，是不是报喜奖状写错了；有的人还说，不如先回去，等搞清楚了再来。

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在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了一位老实巴交的老人，他慢吞吞地说道：“黄XX，他是我在印尼的堂弟黄诗群的儿子，是前几年从‘番畔’回来的‘番客仔’！”这老人正是我的堂伯父、

勇高的父亲黄任城！任城伯是日本占领潮汕时期逃难到印尼的，他在海外历尽了苦难，祖国解放后的第二年，便从印尼回家乡定居，土改时评了个“贫农”成份，分到了几亩地。这时，乡政府报喜队又重整队伍，锣鼓震天响，浩浩荡荡地向“口门楼”走去，把“立功喜报”送到任城伯家里，还在“口门楼”大院挂上了“军人家属”的红匾，贴上“一人立功，全家光荣”的对联。这时，“乡里亲”纷纷来“口门楼”看热闹，说是来看从印尼回来的“番客仔”为“砂陇黄”争光的“立功喜报”。

勇高讲到这里，显得有点激动，而我也心潮澎湃，回想当年的情景，往事历历如在眼前。1953年1月中旬的一天，我

参加部队的庆功大会时，政治部的赵干事拿着一张“立功喜报”问我：“小黄，你家在外国，这张‘立功喜报’寄到那里去？”我像背诵课文那样熟练地回答：“广东省潮州府潮安县砂陇乡黄厝！”赵干事说：“你从国外回来，从未去过家乡，对家乡有这么深的感情！真是‘赤子之心’呀，难得，难得！”“‘砂陇黄’是我的家乡，是祖父千叮万嘱，要子孙后代永世不忘的家乡！‘立功喜报’当然寄去‘砂陇黄’！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祖父当年谆谆教导子孙：“人不可忘本，忘了自己的家乡，忘了祖国就是最大的忘本！”我不忘本。（完）

黄新聪



在堂弟勇高的新居做客



祖宅有四间房子，附带有天井、厨房的小院落，如今已出租给江西来的农民工居住



与堂弟勇高、侄儿曙东摄于祠堂前